

琉球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

琉球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 (資料篇7)

メタデータ	言語: 出版者: 琉球大学教育学部 公開日: 2007-04-10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西里, 喜行, Nishizato, Kiko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355

琉球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 (資料篇Ⅶ)

西里喜行

The problem of the title to the Ryukyu Islands and the
Attitudes of Journalism in China (Materials, Part Ⅶ)

Kikō NISHIZATO*

Summary

It is well-known that the problem of the title to the Ryukyu Islands had surfaced as one of the focu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cern in East Asia until 1880's since 1870's, and this problem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diplomatic issu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on the day.

Exactly at the same period, a lot of modern newspaper and magazine for chinese readers was launched in China. Thes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come to accomplish the role as the medium by which the chinese nationalism was formed facing the foreign tension such as the problem of the title to Ryukyu Islands.

Some sheets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o represent chinese journalism at the time are as follows; the Shenbao (申報), the Wanguo Gongbao (万国公報), Yiwenlu (益聞錄) in Shanghai and the Xunhuan Ribao (循環日報) in Hongkong.

In this text, the articles and the editorials printed to the above-mentioned four sheets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concerning the problem of the title to Ryukyu Islands are collected in order of the date.

* Dept. of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琉球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 (資料篇Ⅶ)

西里 喜行

目次

解題

一 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における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A 「申報」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B 「循環日報」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C 『万国公報』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D 『益聞録』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以上、

第三八集)

二 「申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Ⅰ(以上、第三九集)

「申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Ⅱ(以上、第四三集)

「申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Ⅲ(以上、第四四集)

三 「循環日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Ⅰ(以上、第四五集)

「循環日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Ⅱ(以上、第四六集)

「循環日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Ⅲ(以上、第四七集)

四 『万国公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

五 『益聞録』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

三 「循環日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Ⅲ

〔一八八二・一・二八、光緒七・二二・九〕

◎論日本優待琉王

関西報有謂、今年西曆元旦之前、琉球國王往謁日本密樞度。接見之下、因贈琉王以車一輛・馬二匹、用示優眷至意焉。此在贈者、不過循其匪類之例、而在受者、已自居於臣僕之班。倘有遺臣觀此車馬、能不遙望故邦潸然出涕也。然琉王拜受之後、其情意若何、報中未有言及。想日人特欲誇張其事、以見其收琉球之圖籍、撫琉球之人民、視琉王爲降王、改琉地爲郡縣、皆屬名正言順。是以對天下而無慙、問衾影而無愧。今之特示優崇榮加寵錫、固可以見日王之天度優容而非忌克涼薄者之所可同日而語也。又以見琉王久已安之、若素原與在國無殊、而中朝即欲強爲之爭、抑亦在所不必也。凡此皆日人之私心、而欲以張大其事。庶幾莫或予毒於以安然據有琉球也。然在有識者、統前後之事、以窺其隱情、測其詭計、則不啻

如見其肺肝而眞覺欲蓋彌彰矣。何則凡欲有所圖謀者、祇計其力之所及何如、而未取無倖心、既取無懼心、壹志孤行、成則克享其福、敗則甘受其禍、所謂爲王爲寇爲仁爲暴、不能留芳百世、卽當遺臭萬年也。否則弱肉強食、而復多所顧慮、將有入口而不能下咽者矣。今日日本既利有琉球之土地、而君臣聚謀、爲日既久、乘間抵隙、奮以威武、遂俘其君而滅其國。亦既如願以償矣。則又何畏何嫌、而復嘵嘵置辯於後哉。乃當中俄之有事也、則曲意以交歡於俄、而隱以示其挾制、及中俄之既和也、又剋期以籌辦海防、而顯以示其有備、以爲中國卽欲來爭琉球、亦必有所畏懼、而不致決計焉。此固不勞一兵、不折一簣、而已戰勝在於朝廷也。不知以此而欲龍驤虎視、雄據海邦、此何異如澤之曝蒙虎之皮也耶。夫治國之道、惟憂我之弱、而不愛人之強、惟憂我之愚、而不愛人之智。蓋弱者強之對也。我苟不弱、則天下無強兵。智者愚之對也。我苟不愚、則天下無智術。故聖帝明王其治民也、則先德政而後文華。其禦寇也、則先甲兵而後辨說。其用人也、則先實行而後威儀。其交鄰也、則先信義而後酬對。外觀其形、似若無以勝人、而內考其實、則有以立不拔之基、而處不敗之勢。故可靜可動可戰可守、取殘滅暴、而人不以爲虐、開疆拓地、而人不以爲貪。日本不明此理、惟知琉球之可取、中國之可欺、乘時舉事、以爲莫奈伊何。及素願已償、而又慮可取於一時、而不能不奪於異日、可欺於片刻、而不能不懼於將來。蓋奮螳臂以當車、無待智者而知其不敵也。張狐喙以觸矢、卽屬愚夫亦知其必傷也。以日本僻處東瀛、抑諺所謂處兩國、土地不加多、民人不加廣、近以改用西法、經費浩繁、度支告竭。識者已憂其外強而中槁。若果與中國啟釁、豈得謂國無小蠹蠶之有毒哉。抑亦多見其不知量而已矣。然而中朝竟亦度外置之、而並不聞爲有一人焉倡保小寡恤藩服之謀、以從事於遠伐。何哉。豈以天方授之、未可與爭奪、抑慮善而動、必期事出萬全也。近又傳左侯相奉命、總督兩江、其所首辦之事、則在中東所交

涉。道路喧傳、以爲明歲春夏之交、定有所聞。夫中朝辦事、素尙嚴密、從不輕洩於外。況兩國交涉之事、豈先示人以端倪。此等傳言、諒亦日本自併琉球後、心有不安、故多方揣測、以探中朝之意耳。然而事以久而漸忘、情以久而漸遷。溯琉球被併於日本、已歷三載、日人之往琉球者、既已樂業安居。琉民之寓日本者、又已習移俗改、則其視琉王、殆如贅疣矣。中國若再瞻顧徘徊、遲延時日、是勢已去者、力將難施、究何以使琉球之山河再造、而社稷重興也哉。

○東報叢錄

日本遞到新聞紙云、日本民俗尙喜佩帶長刀以示威而滋事。嗣經日廷禁止、不准攜帶兇器、違者立予重罰。一時雷厲風行、罔敢不遵。而日人以爲不足示武也、遂改帶小刀。故各刀店巧爲鑄造各式小刀、以圖利藪、或置諸洋傘柄、或製爲摺扇式樣、或於烟管內藏放、備極巧妙、無奇不有、而地方官以習俗所尙、亦聽其陽奉陰違、置若罔聞。故盜賊亦多刀械以作奸而犯科。長崎埠中、偶有一日開茶館之妻、獨自在家、爲賊偵知、闖入行劫、婦與糾纏、竟被賊用小刀戮死、盡括所有而逸。及夫知之、奔報巡差、亦無從捕獲矣。卽此一端、而佩帶刀械之爲害甚鉅、蓋可想也。宜古之良吏有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之令歟。又西歷元旦之時、琉球國王以履端、伊始進謁日王密權度、以稱賀而致禱。日王贈以車一輛、馬二匹、用示優崇焉。故論者謂、日王於琉球王、尙待之以禮、而非視若降虜也。特未悉琉球王感時觀物、遙望故國河山、有式微之傷否耳。

〔一八八二・一・三〇、光緒七・二二・一〇〕

○中日事情

上海馬橋利西報云、茲聞道路傳說、紛如謂中東情事甚屬可慮、將有開仗之舉、日人早已籌備軍防、必欲與中國決一勝負矣。日本邇來多築炮臺、廣購戰艦、訓練兵士、儲備軍火、幾於晝夜不遑。想亦預料中國為琉球之事、必將啟爭也。然此等傳說、想亦日人之辭以探中國消息耳。

〔一八八二・二・一、光緒七・二二・一三〕

◎論西報述中東事

西字報邇來所述中東情事、又如雲起浪翻、奇譎萬狀、而究其實、皆臆度私測之辭。大抵日本人以意造之、而故為傳播者也。何則日本自擾臺灣、併琉球而後、心不自安、恆慮中國赫然震怒、與問罪之師、伸撻伐之義、故多方窺探、以冀得知中朝舉動、而預為之計耳。此佛經所謂因貪生嗔、因戀生怖也。夫以日本僻處東瀛二百餘年、未嘗陵犯中國。豈真懷仁慕義、一改其貪戾之性哉。亦以國家龍興遠瀟、威武遠播至於海邦、莫不觴俛、故懼伏而不敢逞耳。自中外立約通商、日本乘間抵隙、援西國之例、亦來中土、遂竊泰西餘技、先於臺灣以為嘗試。倘其時與之一戰、雖或事不可知、然軍務之餘、宿將勁旅猶復衆盛、未必遽有收效也。而乃過於持重、欺之以怖賞、償之以喪失。日本遂侈然自肆、而有輕蔑中國之心。此正如慈母之褻驕兒、懦帥之頹悍、卒不致破家覆宗殃民召敵必不止也。故曾未數年、而琉球之禍遂起。然在琉球君臣、亦非懵然不知、冥然罔悟也。當日本得中國賠償、撤師回國、以所賠銀、餽遺琉球、而琉球不受、製有輪

船、贈與琉球、而琉球亦不受。蓋亦以受之、則顯是其藩屬、卻之則或無所藉口也。而日本則固居然以藩屬待琉球矣。特先以此窺中國否有見聞、且否出而為之處置耳。及見中國置若罔聞、遂知渺茲琉球已無外援、可憐以威、而廢置惟命。於是、決計以行其兼併、而琉球因夷為郡縣矣。嗟乎、由此觀之、即謂琉球之亡、實在臺灣之役、誰得以為非也。然則今日者正日本志得意滿之時、又何為而心有不安耶。蓋料敵之道、貴知彼己、而強弱之勢、利鈍之形、猶其後焉者也。日本外強中槁、彼非不自知之、而所冀以倣倖於一旦者、則以中國舉事遲疑審顧、而又衆論盈庭、無人敢排衆議決大計、以建立功名、類皆內多顧慮、而外託持重、聽事機之自至、若勇於辦事、苟有意外、則攻訐讒起、以致功壞於垂成。日人狡點、來游中土者、備悉情形、故以恫疑虛喝為制勝之具、而究之、中國之大、人民之衆、譬諸瘠牛、債諸豚上、其畏不死。故既喜中國之可以憑陵、又未嘗不懼中國之難與力爭也。且琉球一役、以詐力而取人之屬國、曲直所在、即順逆所分、亦即強弱所判、所謂師直為壯、曲為老也。日本想已知之、而夢寐之間、時縈一構鬱之想、且以中國既與俄人議和、則所招募之兵勇、未必盡行撤散、所購備之軍裝、未必盡令朽敝、必將有所用之、今不移師東指、以爭琉球、究何所用。故疑慮滋生、既時存此念、即時覺有此事也。故中國即不欲因無益之琉球、開釁於日本、以致徒失和誼、兵連禍結、使他人坐享鷓蚌之利。而就日本之情形以決之、亦必不能久守和約、以維持亞洲之大局、相與共慶隆平、終將乘間蹈瑕、以為中國邊鄙之不利、而附近之朝鮮、則固在所耽耽逐逐而欲肆其鯨吞、速為蠶食者也。中國以相依唇齒、久寄腹心、必不能坐視以蹈琉球之覆轍、定與爭論。斯時口舌不能為功、而甲兵難以寢縮、則兩國子民肝腦塗原野、血肉糜疆場、亦屬意中事耳。然則日本之修築砲臺、購辦軍火、建造戰艦、訓練士卒、亦豈徒為是汲汲者、以馳域外之觀聽、而示其國之有備哉。惟日人陰謀秘計、未易

窺測、而與中國同處一洲、則壤地既同、而爭端易啟。又不徒西國之來、其志惟在於通商已也。中國苟欲固疆圉、而保藩服、可不早爲籌及也哉。

〔一八八二・二・四、光緒七・二二・一六〕

○東瀛郵報

日本信息謂、日本密摺度、擬於明年夏間、前往琉球、以游覽其山川、而訪問其風俗。駐節琉球員弁、得聞此耗、不禁望幸爲欣。想屆其時、日王車駕遙臨鶴立道旁、以相迎迓者、定有一番熱鬧矣。日王之志切游觀、不欲深居簡出以頤養於宮中、毋亦藉此以恣其雄心耶。又日本人之寓居高麗者、近以高民不靖、懼被池魚之殃、咸有成心。日本駐高領事、擬將公廨遷往別處、以避兇鋒。日廷因此特派兵船兩艘、馳往高麗、一泊於鳳山、一泊於鶴山、以壯聲威、而備非常焉。日人之防患、抑亦周矣。

〔一八八二・二・二二、光緒八・一・初四〕

○星使行程

駐節日本東京黎星使、於去臘二十一日、乘馭遠兵船、自崎陽啟行、二十三日行抵神戶。至時天色已晚。十四日清晨登岸、小駐行轅。十五日往游大坂、遂入西京。十九日仍駕輪船、前往橫濱。蓋因馭遠兵船駛至小長崎、機器損壞、在神戶修葺故也。現聞橫濱領事業已易人、新任爲陳君養源、係毘陵人。長才肆應、卓識冠時。曾歷泰西諸國、深明洋務云。

〔一八八二・三・三、光緒八・一・一四〕

○琉臣瑣尾

申報謂、東瀛日報稱、琉球有遺臣兩員、於京都殉葬。曾照譯於前月十八日報中。茲本館接天津來信、知此兩臣一係世子、一係部馬。琉球滅後、到津作秦庭之哭。卽去年報登寓居河北大王廟者也。住津兩年、於事無濟、家亡國破、時切隱憂、連月欲進不能、欲歸不得、徘徊歧路、狼狽殊深。世子係承統繼緒之人、焦思尤甚、早已染病、日甚一日、幾不能瘳。陞任津海關道鄭玉軒京卿、在任時、彼所有旅費、均由關道供給、仰人鼻息、事已難堪。迨京卿奉命出洋、此二臣更貧病交逼。然而一綫尚延、並未雙殉國難也。聞於陳河前、業已去津矣。

〔一八八二・三・一四、光緒八・一・二五〕

○星使回國

橫濱遞到信息謂、中朝新簡駐節日本欽差黎統齋觀察星轅、已抵日都。前任何子峨欽使、於交卸後、卽附三菱公司輪船、前同上海、以便取道回京覆命矣。同時又有俄國駐日公使、附搭美國輪船、取道於美都華盛頓、以回俄國云。

〔一八八二・三・二〇、光緒八・二・二二〕

◎論日本慕俄人圍高麗

日本自步武泰西以來、無日不以憑陵中國爲念。人謂日本富強之效、吾

謂日本危亡之漸也。夫日本僻處東瀛，地不能加廣也，人不能加衆也。卽財用亦不能加足也。而顧昧於理關於勢，必欲與中國爲難，以求逞志。此眞所謂不度德、不量力、甘犯不韙、輕舉妄動也。豈徒猶緣木以求魚，雖不得魚，亦無後災哉。夫日本所恃者，驟與西國親暱，一反先朝所爲，事事務佔先著耳。然西國相距爲遠，斷不能朝呼救而夕赴援，僅恃一俄羅斯，水道較近，而又眈眈虎視天山南北諸回部，以漸及於內外蒙古，而爲東三省之不利，實足以牽制中國，而不敢與日本結怨構兵，致開邊釁，而不可倉猝收拾。此誠日本所洞悉其故，逆料其事，而必欲結俄以張聲勢，而樹黨援也。故自割唐太島以昇俄，雖亦明知不利，而獨排衆議安然處之。蓋欲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也。由是而擾臺灣，由是而脅高麗，由是而併琉球，竟無片刻之安，甘自蹈於驍武窮兵，不戢自焚之禍，而究之虛聲恫喝，卽皆斂手聽其爲所欲爲。固未損一兵，折一鐵也。此則日人所始願不及，而幸獲如願以償者也。故遂以爲，天下事並無所難，願圖謀何如耳。茲又傳其唆俄人以圖高麗，使鷓蚌相持，而已得以從中坐享漁人之利。此實日本之失計也。夫俄爲虎狼之國，泰西比諸無道之秦，而協力拒之，惟恐不遠。蓋深知其習於遠交近攻之術，而矯詐肆出，以期離人之交，而危人之國也。日本既周知泰西之情形，豈憚然而不料及乎。且高麗密邇中朝，爲東境之屬藩，爲神州之衝翊。其存其亡，或安或危，所繫甚重，固非琉球之可比耳。中朝因琉球翦滅久，已不能釋然於心，雖未顯爲詰責，而保小寡，退亂畧，何嘗不想得所藉手以彰大義於天下。今無端又發難於高麗，想斷不能低首降心，再甘隱忍，而託於大度包荒，以爲後世子孫憂也。若中國以全力保護高麗，因高麗之險，用高麗之衆，振奮惡寇，以洩積忿，俄人雖強，豈果卽得志乎。日本此時欲冒險以助俄人，則有違萬國公法，而泰西諸國必不直其所爲，或環起倡義，以抑強扶弱爲辭，則兵禍不將愈亟乎。卽不然而俄人不得志於高麗，定將取償於日本，而不肯斂兵息節以

退，竊恐堪察加沿海各島非復日本之所得而有也。蓋俄人每出一師侵一國，非一敗塗地，必不肯罷兵。遠觀波蘭，近驗得谷蠻，可得其隱情。況東瀛與南洋相通，形勢便，得之則貿易可通，疆土可拓。又素爲所垂涎者乎。是其挑唆俄人以圖高麗，似甚巧而實甚拙也。故曰日人之失計也。

〔一八八二·三·三一、光緒八·二·一三〕

◎論日人窺探中國

上海馬孺利新報云，聞京師傳言謂，日本國人現於中朝之事，一舉一動，無不極爲留意，窺伺中國海防戰務，無所不至。且將各處建造炮臺，畫成一圖，以便閱覽云。其人於中國守禦情形，軍營虛實，器械利鈍，軍實贏絀，皆已瞭然如指掌。一旦中日有事，日人之銳氣方張，恐中國禦之，大費躊躇矣。語云，國無小不可易也，饑饉有毒，而況國乎。奈何我中國晏然熟視若無睹，而不早爲之備也哉。

〔一八八二·四·四、光緒八·二·一七〕

○北方信息

西字報謂，近聞北人傳說，日本人每防中國因琉球之事，遽啟兵戎，欲爲先發制人之舉，籌備戰具，十分緊急，且甚謹密。已命人將中國沿邊所建炮臺，詳繪圖形，馳奏日廷，俾分別演裝成軸，給與文武員弁，俾週知中國形勢矣。則日人所懷之意，有可想見也。觀日本人，外貌似與中國甚爲相，得關注亦若甚切，而不知非也。現以高麗國人陸續前到上海，而日人又不勝疑忌。蓋日本雖與高麗之地，相隔一水，而地勢枕近。現又開有口岸，則外雖相親，內實相仇，而甚忌中國庇護高麗，不能得遂所欲也。

然中國於高麗，則惟欲其相安於無事，不復為邊境之憂耳。今高麗人之至中國，名雖學習製造，其實有欲為之事也。李伯相曾與西人言及高麗之事，謂：須廣通貿易，與各國互收輯睦。若果如李相所言，則高麗之多開口岸，日本亦必干預其間，而不肯讓利權與各國也。

〔一八八二・四・六、光緒八・二・一九〕

●述日本人論中國事一

昨接東瀛郵筒遞到與亞會報告，內有漢文論說一則，乃旅居漢學之日本人江口驥所擬也。於中國利弊，頗能言之鑿鑿，實足有裨施行。茲特刪其繁文，採其要旨，錄諸報中，間有未盡，當於事時，亦畧附以己見，俾覽觀者得所折衝焉。其言曰：中國皇圖，萬邦瞻仰，文物隆盛，代出偉人。願、今者亦少習於安逸，而不免受制於外邦矣。某以東洋之迂儒，慕孔孟之遺教，萬里航海，來游中土，嘗於游覽之餘，詳察國勢，愴懷時事。竊以為，力挽頹風，內修政治，外服強鄰，其急宜變通者，厥有三事焉。一曰養才。今中國以制藝取士，學者所習不過講說章句，作為詩賦文詞，遂以為學問之道盡於此矣。講說章句，亦止四書五經。其諸子百家之說，皆屏而棄之。若政刑之大，則羣以為有司之務，更無復顧及矣。至如詩賦，雖屬古人遺意，然不過雕蟲小技，祇可於花晨月夕，以之遣興孤居岑寂，以之排解煩悶而已。仍於實學無濟也。而學者汲汲於此，耗精神，殫畢生之力，以爭勝而競巧，亦俱用其聰明矣。夫學問之道，養才之具也。其必綜觀博覽，兼採異同，計較得失，去虛務實，然後事理明晰，意思精確。不是之務，徒勞於卑陋淺近，何能有以長育其才。故為士非不濟濟稱盛，要皆迂腐寡陋，侈虛論而無實行。一旦舉而任之，以世務靡弗，措施失宜，佈置鮮當，終至因循泄沓，廢其職守。此弊實起於朝廷取士之不得其法。

夫國以制藝取士，祇須起承轉收，反正閉合之得體，再加以詞藻繽紛，腔調圓熟，即可入彀。另有策論一場，反不以為緊要。從未聞有詩文合格，以策論不佳而擯棄者。是以精於詩文，博取科名，便易如操券。又誰肯涉獵百家之史書，究曉古今之成敗，詳察時勢之得失，慎審政刑之利害哉。世有恢宏練達之士，不屑屑於小學之為者，反不得與於考選，空懷經世之才，而老死於牖下。蓋十八九矣。且考試之法，亦可為太息耳。千人一腔，東挪西湊，則襲雷同，探訪簡放主試何人，則百方揣摩，其平日筆路以窺微辭。甚至鎗手代替，賄通關節，真有不忍言及者。不如審沿革之故，為變通之方，廢經文詩賦，統以時務策一場，嚴查今日所有之陋習，專取才識朗徹，通曉時務，深明利病者，其數陳陳飾務華失實，皆屏而不錄。宋時曾用此法，而士氣卓犖，政事修明，無偷竄之弊。雖此法當時亦有不能盡善之處，而適切於今日之勢。今東西各國互相爭雄，其勢不啻戰國割據。三國鼎立之時，甲強乙弱，丙盛丁衰，每受桐喝。故今之為政者，當統察宇宙之大勢，而處治己國，乃為緊要。是宋朝之所未有，而策論之更妙於今日者。蓋在於此且非此，不能開發心思，而醫除其迂腐固陋之通弊。振作士氣，而整頓委靡廢弛之政事。蓋以時務策論考士，則學者自必當注目於時勢，留心於經濟，去虛文而勉實學。如是則有為之才，皆傑出以應試。國家因取其尤者，屬以國事，復何求而不得，何往而不濟哉。此養才之道，在今日不可不亟講者也。按，日人此論，頗切中國今日取士之弊。然謂盡廢經文詩賦，便可得真才，似恐未必。蓋策論亦有揣摩，亦有抄襲，固不能禁其千人一腔也。然則奈何，曰當合觀通場以規其根抵，以別其真贗，必明必公，而又試之以政事，衡之以品量焉耳。

〔二八二・四・七、光緒八・二・二〇〕

●述日本人論中國事二

二曰、彰法謹案。皇朝制法、雖例分律晰、無一不備、惜乎、明察秋毫而昧於車薪、官吏漸擅私權、弊竇叢生、有言不勝言者。蓋上自宰相九卿下至牧令佐雜、皆以官爲謀利之資、以廉潔爲迂、貪黷爲能、賄賂公行、恣肆刻剝。其顧名節養廉恥之風、掃地而盡、而世人習見爲常、不復知怪。官吏舞法至此極矣。今試舉其一二事以例之。嘗見各省督撫進京陛見、所携炭金每不下百餘封。先到崇文門、例納數封、始得進入皇京城禁門、公然妄作胡行、其指名結納、無一不用重賄、可知矣。不然則讎劾叢起、不能保其職矣。文武各官俸祿、原屬裕如。初無竭蹶、而由戶部或省庫發給、解到本人。其間經手者層層、侵蝕剋扣、以飽私囊、實非朝廷祿養臣工之初意。而在官之人、卽甚豪侈奢華、所費不貲、猶且綽然有餘裕。無他、皆各逞私意、以刻剝其下耳。徵地丁・收賦稅、例有餘。平餘色、近來收於百姓者極淨、而納入官庫者極減。國貧民亦貧。上裕國用、下富百姓之實、果何在耶。百姓有官訟、盡役飽其慾、幕丁受其賄、始達州縣。至判別是非、尙難懸揣、更有因其請託而左右之。故凡訴一事、所費至少數十金。尙未保其能否剖白。若其案情重大、沈寃久積、進京叩闕、幸或邀准、仍然發交本省督撫、沿途遞解、備受牢獄之苦、耗無窮之貲、未到籍而身家性命早已消磨、到省後、督撫再轉發原籍地方官審辦、終不能超雪沈寃。是以、良民則吞聲飲泣、欲愬無門、惡棍則恣肆欺陵、毒害良善。其他如鹽茶稅務・竹木釐金、剝削商民、受害未悉胡底。何一非弊。上下欺瞞、如出一轍。或時有奏參、曰某某貪婪、曰某某害民、聊以塞察吏之責、殊不知法度不立、空言何補。甚至彼此通同作弊、明知故爲、而不欲

改革。縱有正直之士、痛矯時弊、然衆濁獨清、勢必彈劾交起、貽害身家。故概緘口不言、隨波逐流而已。嗚呼、官場之積弊、一至於此。百姓之疾苦、誰爲拯救。在國家亟宜察其情實、務選天下忠直深廉者、信任之而不爲讒言所淆惑、再假以舉用之權、使之推廣其類、隨時保存、以布於州縣三年、大計黜陟、秉公賞善罰惡、以示勸懲。如此則燕猶各別、廉明者升、貪鄙者退。天下陋俗頓可一新、而祖宗之法、於是乎彰也。按、日人此論頗切中國邇來通弊、誠有不堪爲外國人所聞者。然朝廷勵精圖治、整頓官方、澄清吏治、近已不遺餘力。其經官奏聞者、莫不審別可否、立見施行、而累朝積習、終不能悉爲掃除者、何也。蓋皆利之一字、有以中之也。今自科目出身以及捐納保舉、無論官職大小、要皆惟利是視、鑽營奔競、相習成風、毫不知恥。所謂昏暮乞憐、驕人白晝者、各挾其術、而不顧識者之唾罵、其拜門以求繫援、納賂以謀差缺則滔滔、皆是也。所出賢以營幹者、既有其數、則辦事而期本利兼收。又勢所必然、如是而吏治安望其日有起色乎。今欲挽此頹風、革此陋習、必自慎簡大吏始、而慎簡大吏、必自京官、果不要錢、則封疆大吏無贈送之費、而自不憂所入不敷所出、卽甚貪婪亦有所顧忌。由是而整躬率屬、則形端者影自正、表立者衆所趨、將見酌貪泉、而心不污處、涸轍而節彌著矣。雖然豈易言哉。

○降王可哀

琉球國王自被日本脅降、寓於度機澳都城、已閱三載。雖蒙日王賜以邸宅、給以虛銜、然國破家亡、實同拘禁、回首故都、不勝愴感。茲聞、憂思成疾、其臣進邸問候、每多不便。蓋日人防之甚密、邸宅派有官差看守、見有琉人出入、必多方盤搜。琉王每欲遣其臣赴中國駐日欽使署中、求見欽使、代謀復國之計、亦爲日人所阻。曾有某官將琉王致欽使手書、藏於髮際、深夜易裝以出、始得達於欽使。後爲日人所知、滋形不悅、倍切提

防。故雖愁病交侵、而瑣尾之嗟、式微之歎、終無釋於懷、較諸陳後主所云終日惟以淚兒洗臉、殆同此悲悼也。

〔一八八二・四・八、光緒八・二・二二〕

●述日本人論中國事三

三曰修兵。夫威天下守國家、莫要於兵。語曰、有備無患。今也、各國眈眈以視、互相窺伺。若機有可乘、則布置戈矛、遂有大併小、強欺弱之勢。當此時、苟不堅甲利兵以備不虞、恐非所以經理國家之策。當聖祖龍興、平定天下、於各要衝、分駐旗營、編列八旗、置將軍都統以統之、子孫相傳、發給俸餉。立國之道、至精至密。奈、積年已久、百弊叢生、將領掠其俸餉、又不勤加訓練、加以生齒日繁、入難敷出、遂各另謀生計、以餬其口、祇恃弓矢以爲戎器、漸與農商無其區別。又如綠營官兵、督撫提鎮各標、原有額數、而將領減扣其數、或全廢之以圖侵其俸餉、及至閱兵之日、率其所部、而會者無非僱流乞丐之徒、以補一時之缺陷。此養兵之弊也。且其所操之器、多以弓矢刀劍。今也、各國皆用火器、互競巧妙。其便捷快利、固不可與干戈刀弓、同日而語。中國雖已開用、實百中之三三耳。中國兵之強悍者、惟湘楚淮皖各勇、曾經身親百戰、或爲可恃。然未足盡稱精銳。況日漸裁撤、遺散歸農、平日設百萬之兵、常年銷億萬之餉、一旦有事、猶不足以試一戰。若不得已驅烏合之惰民、付以鈍刀朽銃而赴敵、掩耳盜鈴、實不過以無辜赤子而供人之罪鑊、充人之性犧耳。此則兵之不足恃也。且更有不得其利而先自處於窮弱者。如考武一途、是其法惟以舞刀・抱石・馳馬・放箭諸技爲能、問其策論、則抄謄塞責而已。甚或假手於書吏也。夫今日之武科出身、卽異日之閩外廣寄也。統御六軍、總辦軍務、兩軍相對、貴能審察敵情、臨機應變、而後制勝。故

有運籌如在掌握。卽統帶一營一哨、亦須指揮進退、以當一面。今觀所考之技、特一兵卒之事耳。欲以之得將帥之材、恐所未能也。且中國之風、崇文賤武、苟有才行者、不屑以武科出仕、非放惰之人、必不從召募而爲兵勇。故稱武人、概屬蠻悍無賴之徒。其兵丁駐札各地、舉動猖狂、肆行無忌、統帶官並不爲之約束、或反身爲之倡。非特備禦之不足恃、百姓已先遭其凌虐矣。抑文武一途、常相待之爲國者也。譬如車有兩輪而後能運行。若缺其一、則窒礙難施、且有傾覆之患矣。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苟爲男子、未有舍此而不學者。古來重武、蓋已如此。今也、以此重任、舉而屬諸蠻悍無賴之徒。宜乎、不足恃以保國安邦矣。變通之法、宜專設講武學校、選拔文識兼優氣度安詳者、而使人肄習中外用兵之良法、專學行軍佈陣之要、朝夕切磋。五七年後、判其優劣、察其才具、以分別而黜陟之、庶幾可得將佐之才也。又嚴定兵卒額數、優其俸餉、使兵不事農商、而衣服贍足、以專力於操練、日習於戎器、精益求精。夫將領通達用兵行陣之要、兵士熟習技藝進退之術。守國之經、於是乎成。夫時有古今、勢有變遷、有古以爲達而今則覺其迂者、有今以爲便而古則謂其礙者、諸如此數不一而足。及時勢所使然、而無可如何也。故爲政之要、當隨時制宜、審勢定計、而不能徒守舊制、有類於膠柱鼓瑟也。按、日人此言、於練兵之道・講武之方、可謂深切中國事情矣。然廢武科之弓矢刀石、而欲專於行伍、以選將才、則此議於道光年間、粵省大使已有陳奏。而沈文肅督兩江時、亦以爲言、願朝廷以成法昭垂、恪遵已久、且干城之選、亦未嘗不出於中。蓋亦有不可遽廢者也。然則欲於由舊之中而得變更之意、端在大吏隨時隨事、力爲整頓焉耳。

〔一八八二・四・二四、光緒八・三・七〕

○琉球近事

琉球自爲日本所滅，經日人在那霸港口，建築炮臺數座，分據險要，以壯聲威，以資防守。臺上撥有炮兵，常川駐紮，船艘出入港口者，雖無指阻，而水道甚窄，且多暗礁。故白晝駛行，亦要留心，或稍大意，便致誤事。日官在此三年，所有制度，均照日國規模設施，故風氣頓開。今已儼然日本無異矣。琉球民俗，向極和柔，服色亦與日本彷彿。日官政令，莫不凜遵。惟釐悉懇約束。惟頭上冠髮，終仍國俗之舊，不肯改易，日官亦聽之。惟擬仿日國選舉之法，在其地，選琉球人，在官衙辦事，以冀異日出仕日本，可以漸變其舊俗也。琉球國都中山首里城內，亦有日國熊本營兵駐守。乃陸軍所管轄也。前月二十二日，駐防文武員弁，設有祭壇於城外，率領營兵，舉行招魂大祭禮，並祭歷年在中山陣亡之員弁。琉球之人男女往觀，計不下二萬餘人，甚形熱鬧焉。

〔一八八二・五・三一、光緒八・四・一五〕

○琉事近聞

日本遞到信息云，西歷五月十三日接到天津郵筒得悉，琉球一事，經日本駐津領事與李伯相妥議，其事已定有條約，曲爲之調停，雖未能驟聞詳，然大旨已臻妥協，中東二國既不致挾嫌啟爭，而琉球亦可以延其國祚矣。審是則琉球之福，而亦中國之福也。

〔一八八二・六・二三、光緒八・五・七〕

○神戶信息

神戶新報云，茲聞，琉球之事，經日國公使他基蘇伊特赴天津，與李伯相及總理衙門人員，酌議妥協，立有和約。祇候日廷畫押，即可施行矣。現時日使附搭拿高治馬魯火船，回都覆命，呈遞所議約章云。

〔一八八二・七・一五、光緒八・六・一〕

◎論西報述美高和約

西字報謂，美高所立之和約，外間紛傳兩國使臣均已畫押，竟若悉臻妥協，足以永昭信守矣。抑知各報所錄者，乃是中國與美提督私擬之草稿，固不能作爲實據者也。聞，使臣進呈高廷，披閱之下，悉行塗抹即自認爲中朝藩服一狀。人之視爲最重者，高廷亦行抹卻。蓋大有拂於其心也。據此所言，是美高通商轉在可知不可知之數矣。然美之水師提督喬夫忒，何以因有成議，而不復逗遛於高麗耶。美國炮船何以因畫押既訖，而燃炮以誌賀慶耶。中國之馬觀察·丁軍門，又何以暫回天津，迨德國兵船赴高麗，始復再往耶。且歐洲各國若英若法以及西班牙等國，又何以皆遣使臣，乘炮船往商立約耶。即此數事觀之，則美高之約，高王非有所大拂於心，而奮筆以塗抹之，固可臆決也。惟兩國通好，當伊始必須詳慎審度，以免日後反覆，則所謂慎厥始，以圖厥終，實有可信。想美高和約，既經中朝欽差偕兩國使臣妥商，以爲可行，而高廷再加察勘，有所更易，以期益加周密。此乃謀國之道，在所應爾原不足爲高廷異也。且各國立約，例有明文。謂此經兩國使臣參訂，仍須俟覆奏朝廷，靜候定奪，然後繕寫數分，

蓋用國貨、交執爲據。其未經朝廷蓋舉者、置論不得據以爭執等情。夫固條例具在、班班可考也。然則高廷之有所改易、亦準諸公例以行、曷足怪乎。想、必日本以此爲口實、而張大其詞、以刊諸新報者也。蓋高麗與各國通商、本非所欲、而高麗與中朝親密、更招其忌。況此次美國在高麗立約、日廷亦遣有使臣往探動靜、而竟不得與聞其事。故尤不勝猜嫌、而思有以陰懷通商之大局。乃高麗則銳意舉行、而各國則接踵前往、復有中朝從中而爲之調處、爲之主持。今而後日本欲據高麗爲己所獨有、事事期佔便宜、其勢將有所不能、則積嫌成怨、積怨成仇。豈非意中事哉。故多方探訪、曲意揣測。聞高廷有所改易、遂以爲悉行塗抹、而並謂約中最重者、無如認爲中國藩服一歟。高廷亦不復辯度、並毅然抹去也。審如是也、是必高麗不復奉中朝之正朔、然後可也。亦必高麗不復修中朝之職貢、而後可也。且舉累朝之册封、歷代之寵命、盡舉而委諸草莽、視若弁髦、而後可也。倘或不然、則不認爲中國藩服者其言、而本爲中國藩服者其實也。將以欺各國、而名分早定。各國不可欺、將以叛中朝、而託庇已久、中國不可叛、高麗豈其無人、曾未見及於此、而爲是掩耳盜鈴之計、致有蹈夜郎自大之譏乎。是必不然矣。而日本竟爲是言者。蓋亦有說、彼自步武泰西以來、習爲虛僞、其視亞洲諸國、殆不足爲其等倫、而以附近之琉球、高麗、不啻在其掌握中、既以琉球爲己之支庶、復以高麗爲己所征服。故於二國之臣服中朝、貢使時至、咸謂必無其事、而其國紀載、則大書特書某年琉球入貢、某年高麗使至云云、以自張大、而據以誇示歐洲、欺蔑中國。今一旦載在約章、高麗乃中國藩服、諸事外國不必干預。此實深中其忌、而甚非所樂聞者也。則傳爲此言、不亦宜乎。此蓋與前者所稱中國欲差既至鶴山、欲求見日本領事、而拒之弗納、凡欲使隨從人員、登岸游歷、日本領事必飭差相隨、名爲保護、實以察其見聞等語、向出一轍、固可參觀而益顯、不辨而自明也。而謂、日人於高麗、詎能一日忘情也哉。

〔一八八二・八・一一、光緒八・六・二八〕

◎論琉球人不忘故君

觀琉球人民戀戀於其故君、而思重整山河、恢復社稷、未嘗不歎。忠義之心、人所固有。惜、其君不能善用之、以致於身爲降虜、國變邱墟也。夫強弱無定形、盛衰無常勢。苟能固結人心、則弱者可轉爲強、衰者可變爲盛。苟不能固結人心、則強者未必不弱、盛者未必不衰。故有志於圖存、未有不先以得人心爲亟務也。然人心之所以得、又非徒賄以邀之、權術以迫之。蓋自有其道焉。無事則爲謀生、聚講禮讓、以資其養贖、而勵其廉恥。有事則爲勸撫、恤商保護、以庇其身家、而彌其災禍。此其大樞也。琉球立國數百年、規模卑狹、政治簡陋、惟恃中朝寵命、以震懾其人民。所謂立綱陳紀治保邦者、概無足述。而民尤貧乏、異常儉嗇、相安並無遠志。其俗殆與越南、高麗將無同。故日本狡焉思啟、並不費兵力、卽廢其君、據其民、夷其國、以爲郡縣也。願、琉球之亡、迄今已五閱寒暑、日人在其地設官置戍、事事與民更始、以期漸爲轉移、便忘國滅君亡之念。其用意亦至深且遠矣。然聞邇來地方頗不安靜、有中山土族倡議復立國王、以守境土、而不受日人管轄。惟意見各殊、遂致互相爭論、分爲黑白二黨。白黨欲向日都迎回故王尚泰爲君、並爲自主之國、固不願附於中朝、亦不願附於日本。而黑黨則以故王尚泰懦弱無能、且既爲降虜、不可再辱社稷、欲立尚泰之叔伊江王子爲主、擬遣人來中國、密訴此事。如中朝允准、則日後永爲中朝屬國、不復聽命於日本矣。兩黨因此視同仇敵。白黨遂致書與尚泰、告知此謀、尚泰即傳諭黑黨、責其不忠、倘以後若得復國、定按名誅滅、以爲不忠者戒云。又五月時、有英國兵船駛至那霸。琉球人民見之以爲中國發兵船來、爲復其國、莫不喜色相告。及見英兵登岸、始失

望而逃。此亦足見琉球之人，無日不思復立爲國，一時喜懼交併，事雖可笑，而情則可哀矣。然竊以爲，此等傳說，若果確鑿，則琉王尙泰，其亦不智之甚矣。夫身在日都，雖曰位列親王，而實則歸命之降王也。舉動稍有可疑，則禍將立至。今於國人紛紛議立國君，復不相能致分黨與。日本豈不知之。則其所以防備而免死灰之復燃者，蓋必不遺餘力矣。尙泰此際正宜避時養晦，凡有琉人到謁者，悉拒而不納，使日人無從偵探，無復滋疑。然後乘機走訴中國，力求代爲處置，乃計之上也。若日人防閑甚密，難以脫出樊籠，亦當傳諭國人，以己被辱太甚，不足再爲君主，倘有忠臣義士，不忘故國，仗義而起，力圖恢復，則可於王族中擇立賢能，以主宗祜以綿國祚，是亦不失爲智也。今計不出於此，而斤斤於復國以誅其異議者。抑何志貪而識闇，性伎而情褊耶。雖然尙泰旣已失國，可無復論矣。

惟琉球之民，其宿願若此，其爲謀又若彼，則志有可嘉。特不得人從中爲之調停，俾各釋嫌疑，各捐成見，以共圖社稷之難耳。吾又以悲琉球之不幸也。夫以琉球之貧且弱，豈足以拒日本者。徒奮空拳，事必無成。又何爲是紛紛耶。此時，中國旣不暇爲琉球謀，而此外亦無大國如宗主之以保小興滅爲心者。則式微之詠，忽語之歎，似亦在所無如何也。惜乎，琉球之民，有其志而無其時也。嗚呼，既事而思補救，何如先事而切綱繆。國有強鄰，而不亟以圖存，可援琉球爲殷鑒矣。

〔一八八二·九·四、光緒八·七·二二〕

○日本消息

日本遞到官報云，高麗之兵所用之鎗炮以及軍中一切器械，悉係廢廢之物，不合於疆場所用。其兵所用者，短兵則爲劍戟刀戈，長兵則爲弓箭標彈。皆數百年前舊制也。旣不銛利，又□精堅，徒飾外觀，從無實用。高

兵之用此欲其取勝也難矣云。又云，日本水師提督伊那摩杜，現奉日廷之命，□往京師謁見中朝。茲聞行期暫緩。蓋因日本廷臣見高麗之事未有頭緒，故胸中尙無成竹云。聞日本新派欽使，於西歷二十六日，將取道前往高京，與夏拿標沙共商高日之事。又聞琉球澳基拿華處士人，頗形不靖，蠢然思動，欲與土官爲難。但未悉因何事而起。豈不以琉球爲千餘年自立之國，民情久所繫戀，而一旦爲日人所兼併，所翦滅，宜其心之有所不甘也。今之攘臂揭竿而起者，殆爲是乎。

〔一八八二·九·五、光緒八·七·二三〕

○日高近聞

日本官報謂，他加芝荷火船，現已一切預備，若一旦有命，即載兵士及工役一千五百，前往琉球云。又日本嘉架省現有一萬二千人，皆勇士也。無不慷慨而起，投筆從戎，卽日上書日廷，咸欲致身授命，効力疆場，以決一戰。日民所爲如此，真可謂好名而尙義者矣。聞日廷現已許之，日夜操練，預備行裝，以俟調遣云。現聞日廷擬由高麗至日本沿海，設一電線，以便傳遞消息，已於英國購買電線器具，值銀七十四萬圓云。杜機澳消息云，日本戰務局，經命人前往英國，購買戰船一艘，以備水師之用。又云，前者日王煖愷度，欲往某處遊行，今因高麗有事，辦理未妥，因此中止。或云，鑿鑿之行，其期暫緩云。又云，杜機澳自疫症流行以來，至西歷八月二十日止，計染是疫者，約有五千二百六十三人。因而斃命者約三千六百二十六人。其經痊愈者僅八百一十六人而已。現今尙有八百二十一人，未知生死若何。蓋其災尙未止息云。亦足畏已。

〔一八八二・一一・二〇、光緒八・一〇・一〇〕

○日本郵音

日本郵筒內稱、道路現紛傳朝鮮駐中京使臣請於美國駐京公使、轉奏美廷、簡派公使、前往朝鮮駐劄。此信本確、惟未悉其詳耳。又聞李伯相欲再行商議琉球之事、俾臻於妥協。據傳、美廷允為代理、但未悉此言確否耳。

〔一八八二・一一・二五、光緒八・一〇・一八〕

◎論琉球事未易調停

琉球之夷為郡縣、已四年於茲矣。王被羈留、國傷破滅。雖有孤臣遺老、欲效包胥之哭、難望懷王之返。乃閱西字報又謂、中朝復欲為之調停、而美國亦願從中助力。此雖事屬傳聞、未悉確否、然窺日人之心志、則其於琉球、已視為己之所固有、似無干中朝事矣。若徒恃理之直、氣之壯、而欲爭勝於口舌、豈非徒勞往返而適貽笑於日人哉。且日本初併琉球之時、美前總統赫蘭遊歷地球、適從中國以抵日本、曾與日本君臣、言及此事、力勸其歸琉球之君、存琉球之祀。所有琉球境土、附近日本者、聽日本取之、其中山故壤、則給還琉球、俾日本既得其所欲、而琉球又不失其所守、即於中國、稍留餘地、而不致欺蔑太甚、或將不堪激、而成兵爭之禍。似此調停、亦可謂事事周到、面面俱圓矣。而日人竟恃強不恤、美總統自知難以理論、亦不復再有所言、而中朝終無如何、以迄於今。是天舜氏三十四傳之統緒、由此遽斬、殆亦氣數存焉、有非人力之所能挽回者矣。邇來、日本加意經營、歲中所費、計亦不貲、而謂一旦自知是非曲直之所在、慨

然棄之、不復顧戀此、又情之所難堪、而勢之所不能者矣。然則中國果欲與滅繼絕、保小扶傾、將出何策、然後使日人俯首以聽、降心以從哉。其必詰我戎兵、峙我糧糧、修我戈矛、備我船艘、決計以出一戰、然後傳檄各國、請派公使會議其事、以覘各國心之向背、以示中朝意之果決。日人若肯將中山故壤、交還琉球番君、使主社稷、以備中東之屏藩、固屬如天之福、即酬以土壤、償以費用、亦屬事所可行、而不必再為深究。如其貪賴琉球之土地、私有琉球之人民、始終固執、則事不獲已、即當舍玉帛、而相見以興戎、固不得謂擅開邊釁、與外國爭此無益之地也。夫琉球貧瘠、中國向所屬糜勿絕、並非如漢武之通西南諸國、以逞其雄心也。亦非如唐太宗之親駕遼東、志在立功也。更非如明代之招致東南洋島國、以求其珍貝珠寶也。祇以覆轡莫外、來則受之、俾藉土靈以安其國詐耳。而名分既有所在、即情誼斷難或忍、所謂崇明祀、保小寡者、正所宜務、而不得視為蠻觸相爭於海外、無關輕重、不以鱗介易我冠裳也。且琉球之亡、最屬無罪。日人託詞為其支派、本同於掩耳盜鈴、而為有識者所竊笑。然琉人既不敢與辨、而日人又居之不疑、以為維新之政理所應行、未必不以此言欺惑西人、抗拒中國。若非明斥其非、而濟之以威武、斷難關其口而奪之氣。故中國而不爭琉球則已耳。若認為藩服、必欲使之亡而復存、則調停之說、斷有所不行。抑亦終歸於無濟也。所謂事之未易調停者、此也。狂夫之言聖人擇焉。竊願當局者熟為籌之也。

〔一八八二・一二・八、光緒八・一〇・二八〕

○東洋近耗

東瀛報謂、日廷現委有管理審度地勢之官弁數員、前往琉球、辦理事務、未悉其果因何事也。東報又謂、現中國駐劄日本公使、欲在署中、設一學

堂、以便選學童、前往肄業。聞擬延現任日本海關翻譯華語之日人阿拉基、以爲教習焉。東報又謂、朝鮮遣往日本之使臣、日前往日本之水師堂、遊覽堂中、教習導往觀各器、並告其製造之法。使臣不覺喜見於色。東報又謂、前傳檀香山親王、將往各處遊歷。茲查、其實乃檀香山王委有大臣金布拿、往日本充駐劄東京公使、而非親王遊歷也。現其行旌已於九月二十九日、附美國郵船、行抵橫濱矣。當其抵埠時、日廷派往郊勞之官、即偕同往東海鎮守府、用午膳。至午後遂乘火車、前往東京。聞公使有隨員二人、皆年少英俊、一將遣來中國肄業、一則留在日本學習焉。東報又謂、現海軍院議有新章、凡人之欲往學者、皆須赴經營官處考試、以便取舍。其人年歲以十五歲至二十歲爲度、及學至三年、復由官甄別其材能、而酌爲委任焉。

〔一八八二・一二・一三、光緒八・一一・四〕

○中日近聞

日本文尼芝新報云、中國與日本、因琉球之事未臻妥協、尙形齟齬。聞日本外務大臣埃那依及中國駐東欽差、共論琉球之事、互相辨駁、中國欽差詢問日本外務大臣於琉球之事如何處置、外務大臣答以敝國所定章程、諒中朝久已知之、現今祇中朝回覆、則能妥協矣。外務大臣復詢問中國欽使中朝將如何覆答、欽使答以朝廷自有權衡、非使臣所能擬議。且云、今者使臣祇欲知日廷立意如何耳。後外務大臣復言、琉球一事、若中朝早有定見、已妥協多時云。

〔一八八二・一二・一四、光緒八・一一・五〕

○日本近事

東洋報謂、朝鮮前委往日本之使臣、現擬於十月二十二日、往日本野州地方之日光山、遊覽一週、復回東京、暫居數日、即整行旌旋故國矣。東報又謂、日本元老院議員、向例分爲三等、年中一等等者、俸銀四千五百圓、二等等者俸銀四千圓、三等等者俸銀三千五百圓。若郡守邑令陞爲議員者、俱給以第三等俸銀。茲聞、日廷着查議員中自明治元年至今、能供職勤慎、夙夜無懈、及累年著有勞績者、擇其尤口保俾與獎叙、以示鼓勵焉。東報又謂、現有法國博士來遊日本。此博士因聞琉球王尙泰有古玩器皿、藏於琉球國首里城之庫中、因欲借觀、以博眼界、遂與日本政府相商、日本政府復與琉球王商議。聞琉球王已俯如所請、不日將命人往琉球故國、將此等器皿、運往東京、俾博士得以觀覽矣。東報又謂、前者日本政府着砲廠製造砲三門、以備相州觀音崎砲臺之用。現已竣工、運至東京矣。聞此等砲每門重二十四斤焉。東報又謂、前報檀香王委往日本之使臣、經已行抵橫濱、口禮使於十月初五日、已謁見王。據傳、禮使之來、蓋欲招日人、往爲開墾荒蕪也。

〔一八八三・一・八、光緒八・一一・三〇〕

○日本近事

東洋報謂、前報日本擬派官員、前往琉球、查勘扼要之區、以更建築砲臺。茲經陸軍省揀有幹員、想不日即馳往查勘矣。又謂、前報福島縣有匪徒、謀爲不軌。茲得其由、則因修整道路起釁也。據傳、福島縣山嶺深峻、

道路崎嶇、幾同鳥口羊腸、異常險阻、往來販運、不勝艱苦、商旅望而裹足、以致生意不暢、人民窮困、去歲縣令新蒞斯邑、欲將山路修成平坦、使於往來、以廣貿易、嗣以經費甚鉅、難成大事、遂變通辦理、擬資民力、以疏厥事、畫分界限、使各鄉之民、各修其地、凡鄉中自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皆使從事於畚揭焉。自本年五月興工至今、已將告竣、不意、謠言頓起、謂此路若成、民間受累無窮、將來必科派民間、以供經費、鄉愚無知、一倡百和、遂聯名呈請地方官、轉求政府、再撥帑款以充費用。蓋於興工之初、政府曾撥有帑項九萬圓相助、故此求再撥也。地方官以其濫請、將粟擲還、鄉民憤怒、相與聚謀、致被分司訪問、將其為首八人、繫諸囹圄、鄉人益怒、遂糾衆三千人、闖至監中欲鬧劫、獄司獄官、出為勸諭、亦被毆傷。縣令得報即飭巡差、亟為彈壓。初猶抗拒、後被差傷二人、獲有五人、始漸散去。事聞日廷、復派巡差三十名、營兵十五名、往為查辦、以善其後焉。

〔一八八三・一・三一、光緒八・二・二三〕

◎論日本增修武備

邇來東瀛報稱、日本因與中朝有交涉事件、未得妥協、心甚不安、紛紛籌辦武備。其旗兵則增至萬人、其戰艦則加多四艘、而又不准華人在神戶行店、販賣貨物、且以中國駐劄神戶使署、其通事一職、向用日人、今皆辭去、轉用華人。然由中朝遞到文書、亦不使通事預聞其意、若其為秘密。故日人愈滋疑惑、而惴惴然慮兩國終將失和、致以兵戎相見。據此所傳、實日人因琉球之事、義有不協、理有不順、恒慮中朝詰問、無以置喙、故積懼生疑、積疑生妄、而有此揣測之詞耳。夫中朝果因琉球而欲與日力爭、何至延緩至今。即謂、日本併有琉球之時、適當俄人爭論伊犁之日、中朝

衡量輕重、比較緩急、故務其所先、而置其所後、心待伊犁歸還、乃能出其全力、顧及琉球。今者、俄人則已修好矣。伊犁則已底定矣。則所以保弱小存危亡者、將在此時矣。此日人疑懼滋生之所由來也。然亦思法人方有事於越南、其勢非盡有越南境土、必不肯止、以越南與琉球較、則越南近處邊陲、琉球遠居海外、固已形勢之不侔矣。而且琉球夷滅業歷數年、日本設官以撫其人民、改其政教、反資為主。又有不可或拔之基。中國當時既不與力爭、迨至事速勢殊、始為籌及、則難易相懸、成功莫測、與其開釁於東鄰、而爭此無用之琉球、曷若力固其藩籬、而為越南退法人、以保社稷。此中事理、固不待智者而始決也。然日人顧惕於心、不能一日或釋、稍見中國有所舉動、輒滋疑慮、不啻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也。則以朝鮮一役、中朝之師尅日東渡、未及浹旬、即得其罪人、弭其禍亂、神武不殺、迥出意外、故以為中朝辦事、非同昔比、而慮將以東渡之師、移旆而與爭琉球也。然此亦局外臆度之詞耳。在日本之貪頹琉球、必不因懼中朝之詰問、而慨然返琉球之君、還琉球之地、以息爭而樹德、此之增修武備、要不過張其聲、示其威武、而使外人聞之、以為日本有備。如此進則足以戰、退則足以守、攻之則不克、勝之則不易、而莫敢觸其怒、以櫻其鋒耳。然則日本之謀畫不甚周、而智計不更黠歟。竊以為、當今之世、實與戰國時無異。彼此圖謀、龍驤虎視、罔肯甘於自弱、以致強鄰環伺而起、以明其覬覦之心。雖講信修睦、遣使往來、終難釋其猜忌之心、而堅其輯睦之志也。中國得亞洲膏腴之地、物產蕃滋、財用饒裕、尤為各國所健羨而思得、所藉手以逞其雄心、則武備之修、視各國更為急務。蓋不獨邊陲之牧園、宜籌捍禦、即藩國之宗社、亦當力為保存。夫然後可以長治久安、而萬年有道也。日本與我共處一洲、雖遠在東瀛而實此大牙相錯、則窺伺之生、嫌疑之起、事必不免、而謂可不求所以弭其隙而防其漸者哉。

〔一八八三・二・一、光緒八・一二・二四〕

○日使回國

東瀛報謂、日本朝廷前委來中國之使臣榎本武揚。茲聞日廷所以簡遣者、蓋因琉球・朝鮮二事也。惟二事、俱未妥協。故日使臣欲回東京、然後再行商議耳。

〔一八八三・二・一六、光緒九・一・九〕

○琉球近耗

東洋報謂、前報日本駐紮華京夏本公使、因與中國總理衙門、商議琉球之事、未臻妥協、故附航回國。茲查得其實、蓋傳者之誤也。先是、公使與中朝商議琉球之事、因有頭緒、故回國稟知日廷、然後回任辦事。而日本外務卿、近又與中國駐紮日本黎星使、面商其事、祇欲中朝稍補回日本兵費及數年經營之資而已。按、琉球夷爲郡縣、於今五載、幾如黎侯失國、墮子無歸、江黃已滅、六蓼不祀。今此議若成、則尙氏之祀不墜、而中山之國再建矣。豈非事所厚幸者哉。然傳說之辭、或尙有不實不盡也。

〔一八八三・二・一九、光緒九・一・一二〕

◎論中東商辦琉球事

琉球之事、已歷五稔、屢經中東大臣會商、迄無成議。在中朝則曰、此固吾藩服也、受冊封・修職貢、自明迄今、未之或改。日本與之毘連、豈並不聞其事。一旦恃強以肆憑陵、是明示其欺藐也。然既往不咎、今惟返

其君以復其國、俾不失友邦之誼云爾。在日本則曰、彼固吾支庶也、累世屬役、罔敢貳心。今者政號維新、法度一變、各島親藩、悉納版圖、釋政權就府。第琉球事同一律、故論使歸朝、以符新制。中朝駁之愈亟、則日本持之愈堅、甚且添改國史、詆誣紀載、以爲中山王所稱姓尙、歷代相傳、未或改步。本屬以訛傳、訛不足據爲典。要久經薩藩征服。其受中朝冊封、修中朝職貢、實私自越境、以相往來、固不敢使日本知之也。此皆邇來爭論琉球之大旨也。然持平以論、日人實貪琉球土地、久欲肆其鯨吞。逞其虎噬、無如、中朝龍興遼瀋、聲靈赫濯、先播於暘谷日出之區、而又禁絕其貢舟、祇許我之估帆往、不許彼之市舶來。故讐懷維深、不敢箕踞以向、而琉球亦籍煦育得以相安。泊乎西人東來、通商駐使、日本援例以請、備知虛實、更值中原多故、遂乘間抵隙、先於臺灣以小試其端、比悉中朝果有鞭長莫及之感、惟存忍尤含垢之思、遂決意併有琉球。然其心豈僅欲得琉球而遂已哉。西鄰之朝鮮、亦所垂涎而眈視也。故數年以來、言及琉球之事、彼必多方辨論、而以爲案與中朝無所干涉、其興廢存亡、不必越俎代庖、致啟釁隙。卽美邦前總統行抵其國、欲爲調停、亦且弗答。更清議之流託爲興邦之說謂、中東兩國、唇齒相依、宜講求聯絡之法、互籌陸疆之誼、以備外人侵陵、而杜人窺伺。方今俄人志在經營亞洲、非中東合力、必不能禦之。此爲要務。琉球小事、可置勿論。嗚呼、此何異攘鄰人之財物・據鄰人之戶庭、而曰吾非有所貪欲、與汝同力、以備外盜之劫掠乎。日本果慮俄人兼併坐大勢將莫遏、致爲亞洲之不利、何爲先朝滅中國藩屬、厚自封殖、使中朝內不自安、終將震奮愆怒、修武備詰戎兵、以與從事於疆場乎。此固不待其說之畢、而得知其隱者也。惟琉球本屬於中朝、則中朝在所必爭、微特日人知之、卽天下各國亦莫不知之、而事理所在、曲直所分、又復昭然共著。故近日又傳、日人亦欲歸還琉球、業與中朝議、有頭緒。其大旨不過欲得回前時之軍餉及數年經營之費而已。信如此說、尙

屬情理之可行。中朝爲保藩屬柔遠人起見，諒不吝此區區款項。惟未悉所傳果否確耳。然事防其漸，又須造爲籌畫，以免後日大受其累，而使人有所藉口，致謀國者，深以爲戒。蓋輸貨於敵，有類投肉餽狼，抱薪救火，非特無補於事，且將受害靡窮。賠償兵費，雖屬一時權宜之計，實爲邇來創見之事。若各國有所圖謀，動輒責取賠償，中國土地雖大，財賦雖多，終將何以給之。竊以爲，宜乘此以善爲變通。凡屬藩國必簡派大臣，駐劄其地，以代理各國交涉之事，而又參用西法明定規條，佈告中外，使咸知所遵守，則國勢日張，而後患可弭。想袁袁諸公，鑿鑿大才，必有能見及者矣。

〔一八八三・二・二六、光緒九・一・一九〕

○事屬傳聞

暹羅報謂，現道路紛紛傳，美國駐暹羅公使何路達文，經中東謂，其從中調停琉球之事。想必公使胸有定見，而後兩國爲之公舉也。然是傳說之辭耳。其確否尙難臆斷也。

〔一八八三・四・一三、光緒九・三・七〕

○琉事近聞

琉球之事，中東久經會議，數年以來，未獲妥協。茲據東瀛郵報言，日本駐京公使，現與中國總理衙門，悉心籌畫，以期皮於一足，各釋怨嫌，首歸于好。其意蓋欲將琉球各島，割歸鴻溝，判分鯨角，其附近中國者，則歸還中國，其附近日本者，則仍屬日本。由是詳載在和約中，從前諸事，概置勿論，並將前時和約條款，間有未便者，再爲商改，俾垂永久以昭信

守。惟中國總署，仍以日人多詐，深慮後日，終有反覆，故尙堅持前議，未爲覆答焉。按，琉球之事，如此辦法，是即美邦前總統赫蘭之說也。當時日本貪琉球，已不聽其言，何今日又有是議，而復以爲中朝不允也。想東報亦是揣測之詞，或得之傳聞，容有不實不盡者耳。

〔一八八三・四・一四、光緒九・三・八〕

◎論日人多疑

日本自步武泰西，購戰艦，備軍火，訓士卒，眈眈虎視，以與中國爲難。蓋謂中國雖大，而積弱殊甚，實不足畏也。由是搆譖臺灣，以試其鋒威，脅朝鮮以張其勢，所求無不得，當遂明張胆，併取琉球。豈非有志任自爲之，中國固無如之何哉。然事必準理以行，然後心安，心安然後氣壯。否則思得患失，有不覺其中情惶惑者矣。故自併取琉球以來，日人殊不能一刻高枕以臥，外畏人言，內憂財匱，而終慮變生不測，惴惴然擇險要築砲臺，修守戰之備，以自強大，而又多方探察，惟恐中國會猝圖之也。近閱東報又言，旅居朝鮮之日本人，邇來頗懷疑慮。蓋緣朝鮮人閔泳翔者，前與日人交好甚篤，莫逆於心，當將往中國時，曾對日人言及自願爲天津之鬼，必不改昔日之心，日人因此恃爲心腹之交，倚作指臂之助。詎，至中國謁見合肥相公，蒙相公推誠，相與飲食居處，時與之偕連日商議要事。閔泳翔一切惟命是聽。日人不禁爽然若失，甚爲寒心。且中國派往朝鮮襄辦國事之德國人穆麟德，既抵朝鮮，所有籌措，皆期有益於朝鮮無損於中國。故日人益覺事多窒礙，頻呼荷荷也。東報此言，未悉何以能窺日人之隱情，至於若此。若事出臆度，似不能確鑿指出。其人有謂，日人實深忌閔泳翔之與李相決洽無間，他深惡穆麟德之爲朝鮮竭忠盡力。故特爲之誣言，以期朝鮮不及詳察而疏斥閔泳翔，使穆麟德亦有所嫌疑，而不復爲之

盡力。此即兵家反間之故智也。然古人有言，物必先腐，然後蟲生，人必先疑，而後讒至。苟非釐隙潛滋，安能間無疑之主哉。故爲此言者，亦屬揣度之意，而究未深悉日人之情也。夫日人之所以恒不自安者，皆因琉球之事，慮中國之有責言，或不獲已將陳師鞠旅，相見於行間，以期抑強扶弱，伸大義於天下也。蓋琉球久隸中國藩屬，而與日本爲鄰，素著恭順、一旦殄滅其社稷，是謂不義。洎乎中國詰問，美前總統居間調停，又擬割琉球附近之島，以與日本，而歸還中山，使奉尙氏之祀，將有成議，尋復悔之，則更不情。是事之曲直，顯有所分。倘中國果震怒與師，則爲壯爲老，固不待戰而勝負可決。此誠日人所念及，而不勝顧慮者也。況強弱之形，雖云無定，而大小之勢，究屬有分。中國雖云不振，而以土地之人民之衆，財用之多，較諸日本，萬不逮一，舉日本之土地人民，不能當中國一大省。所謂牛雖瘠價於豚上，其畏不死，叔向之言，豈欺人哉。若搆霧已成兵連禍結，將有先受其敵者矣。故疑慮滋生，轉同於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也。雖然，自古慎事，必由於疑。謀國家者，尤宜務去。蓋疑則滋嫌，即信使往來，玉帛時見，而懷疑莫悉，必致放恣，疑則生忌，即坦懷相與，休戚相關，而多疑不決，漸致相猜。若強鄰偵知從中甚間，必將鵲蚌相持，漁人安坐而享其利。方今西人萃於亞洲，求償其所大欲，而俄人更銳志以謀，由黑龍江沿流覬覦東西洋利益。有識之士，方欲中東合從，棄惡釋嫌，協力同心，謀捍外侮。獨奈何因區區之故，先懷疑慮哉。與言及此，竊願日人恍然有悟，而幡然變計也。

○琉事傳疑

福州西人遞到二月二十九日信息言，日本於琉球之事，近傳持之甚固，以爲無與中國相涉，倘中國必欲理論，惟有以兵戎相見耳。按，昨記錄東報謂，日本駐京公使，現與總署相商，擬將琉球瓜分，其近中國者，則歸

還中國，其近日本者，則仍屬日本。而總署尙未之允云云。是日本亦知併吞琉球爲不義也。茲又何爲謂與中國無干涉乎。想均屬局外擬議之辭耳。

〔一八八三·五·一一、光緒九·四·五〕

◎論日使讓琉球事

琉球之事，已歷數載。中東雖派使臣會商，而迄無成議。現閱西字報，刊有兩國交涉文件。其大旨則擬照美國前總統之言，將琉球各島剖分，而以附近中國二島，給還中國，並修改和約，以昭信守。惟日使之意，則在於其事之速成。中國總署又謂，奉有上諭，發交南北洋大臣，商議可否，俟覆奏後，始能施行。故彼此辨論，各執一詞，而終覺意見之參差也。夫中國辦事，向貴持重，且人並無專擅之權。故與西國遇有交涉事件，一則詳審而後行，一則迎機而即決。緩急之間，彼此相形，易啟疑忌，而所以構成齟齬，亦多由於此。蓋西國自以爲，誠信相孚，事之可否，一言可決，固無取乎首鼠兩端也。故其簡派大臣，亦必加以全權之名儼，若奉命出使，有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所辦之事，雖亦奏聞朝廷，發交議院，而均無甚同異，誠以職任公使，非才望素著，情形熟悉，而且忠君愛國，出於本性，在朝廷固不簡派，即臣工亦不推舉也。中國於重大之事，亦必差委重臣，然皆朝廷遙制其權，並先訓示意旨，俾有邊守。稍有不慎，即難免違訓越權之咎。故恒皆惕惕長慮卻顧，與其躁妄以僨事，不如遲延以寡愆。溯自中外通商，辦理洋務，求其毅然獨斷，可則行，否則止，而致西人之嚴憚愛敬者，曾無幾人，職是之故。此亦可見中西風氣自有不同，原難相強也。然欲崇國家之體，杜強鄰之囂，正當於此等處而參酌，以得其中，使外人生其敬信，戢其詐謀，斯與我開誠布公，共敦輯睦也。夫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用兵之道，固應如是，而與西人交接，亦當得此意，以善爲措施。

蓋彼方挾一得當之意以來相商，自不欲遷延時日，致有變更，滋生意外之虞，我若遲延不決，彼必生疑，由疑生怨，由怨而輾轉籌思，方得所藉口，而將洩發於我矣。由是更有奸人從中基間，有不措成兩國大變哉。故恫疑虛喝，雖屬外國之故智，然我能誠信以孚之，果決以御之，彼又安敢輕爲嘗試哉。夫辦理外洋交涉之事，並無要妙之計，一言可以蔽之，曰必信必遠而已矣。信則能服其心，通商求利，既有所獲，已償其願，並無餘望。惟欲維持利權於永久，何敢多所邀求，速則各懷其意以去，卽有奸人多方挑唆，而彼難於再發難端，以謀爲我之不利。縱或事外欲有圖謀，而所藉口。如是又有陵侮之思，且或萌覬覦之志哉。苟明乎此，則中國之所以因疆圉・保藩服者，舍此固無要著。卽外國之所以肆其鸞陵，而生其欺藐者，亦必不由於深悉此情，而以爲中國甚易與也。卽如琉球一事，當未會議之先，卽宜通盤籌算，凡利害之所在，得失之所關，治亂之所由，安危之所致，皆詳爲審究，使有成竹在胸，灼然而不爲羣言所淆惑，毅然而不爲事勢所動搖，事可行則許之，不可行則拒之。夫然後足以折服敵入之心，而國威不致少挫，國體不致漸替也。噫，豈獨此事爲然哉。凡與各國相交，悉當如是也。

〔一八八三・五・一九、光緒九・四・一三〕

◎論日本整頓軍制

邇來，天下各國以和約相維繫，卽以兵力相牽制。故卽彼此遣使駐劄，講信修睦，而強弱之見未泯，卽疑忌之念未消，莫不講求軍制，加意整頓，以期先聲足以奪人，而外侮不致驟啟。此卽古先聖人除戎器，戒不虞之善策也。然兵籍之日增，必由民籍之日益，固非召募外人，虛張聲勢，終有糜餉之虞，卒貽佳兵之禍也。天下萬國生齒之繁，民數之多，以中國爲最。

合泰西全洲計之，亦有弗逮。而其他則更無論矣。然兵力之雄，近推泰西者，則以訓練之精。而又民間自有團練，倘遇軍務，則無人不可爲兵也。其最得萬兵於農之古法，又莫如德國，非其俗勇悍，有小戎駟鐵之風也。蓋法制盡善，其民自二十歲以下，悉令入伍，學藝三年放歸，每歲秋操閱，而賞罰之。故其國少養兵之費，而收強兵之效。日本步武泰西，自以土地褊小，兵力之雄，慮難與各國頡頏，有見乎此，亦參酌而定爲成例，徵集國民，以充兵額。又設有武院，以資教習。其法之善，亦有足多者。然究苦於國勢所限，不能多得熊羆之上，大張鶴鶴之陣也。茲其國日日新聞謂，日廷現欲整頓軍制，故飭兵部，亟將徵兵條例，再爲更定，以昭劃一。其最要者，爲前之應限三年徵集之兵，今則改爲一年。向例父母五十歲以上得免從軍，今則改爲六十歲以上，並不准一切傭人借代。如家有長男，年紀適當之時，卽召集編入軍籍，豫備從戎，每一禮拜，操演一次。是蓋志在武備之日修得，儲干城之選，而用以攻城畧地，大啟土宇也。然日本立國僻在東瀛，原與泰西不同，以於治民爲亟，而禦侮可以稍緩。蓋泰西諸國，犬牙相錯，虎視維雄，外雖和好，內實猜忌。苟或弛備，則鄰國必將乘隙以思侵奪利權。故卽海疆無事仍必設戰艦，備火器，以耀武而揚威，使各國絕覬覦之思，泯憑陵之念。是其搜括國帑操練卒伍，誠有萬不得已者在也。若日本則惟俄人得有塞頁島，與其北境接壤。若琉球業已據爲己有，朝鮮又得齊和，四境之外，固無強鄰窺伺，他族逼處之足爲慮也。又何事亟亟然修守戰之備，致民不得休息歟。且聞，日本募兵，向有拮据之例，其拮据者，卽入伍爲兵，不許藉詞窺避。近有鄉人子拮得此圖，而不願往，經官訊悉，着輸銀二百七十圓，乃允免役。其人歸商諸父，欲爲籌款，而父不允，子懷忿恨，遂釀成弑逆之案。是本欲練兵以強國，反致啟民以亂國也。夫日本募兵之意，或以琉球之事，將與中國齟齬，難免用兵，故先爲之備，以免臨時召募，軍無紀律，不足以戰。且欲張其三軍，

奮其威武、恫疑虛喝、冀中國懼敢邊釁、低首降心、不敢與爭、而琉球之讓、可以得行其志耳。然兵貴有其實、不貴有其名。若以如此之法、募集勇士、人得窺其隱情、而有以制其死命矣。是雖悉起國中之民、授以軍械、教以陳法、驅而與人搏戰、是何異烏合之衆耶。其必不可以克敵、致果奏厥膚功也、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之矣。雖然、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日本之有意整頓軍制、誠不可厚非。吾願有國家者鑒乎此、而克詰戎兵、以威加四海也。

〔一八八三・七・一七、光緒九・六・一四〕

○日本回測

秘魯遞到郵筒內、有西歷五月十二日智利新報言、日本遣有兵船到智利、當入口時、燃炮以禮岸上官弁、岸上亦然炮相迎逐。此兵船名龍驤、有水師提督及管駕大臣、同齎國書。於翌日登岸、赴智利外務署投遞。蓋欲與立約通商、聯盟締好也。經智利官弁偕同日本水師提督暨管駕大臣等、徧游各處、閱三日乃返兵船。而船中各兵役、亦皆登岸游行、意氣飛揚、殆有雄視一切、旁若無人之概。智利新報因論之曰、觀日本師船遠涉重洋、前來通好、其意念之深遠。蓋非狃於庸鄙者所可同日語矣。宜、其十數年間、國勢驟張、軍威遠播滅琉球、陵高麗、即以素稱強大之中國、亦莫敢與抗顏行也。據其水師人員稱說、邇來朝野同心、講求富強之道、苟有良策、無不實力奉行、縱有舊章、亦不惜改變。現已設立水師總局、專心壹志、以訓練水師、偷得成效克收、必先向中國觀摹、以期開拓疆土、總攬利權、在中國固無奈我何也。蓋中國政事、名實惟知奉己、不知恤民、而水陸之兵、更不足以與共事、雖口言訓練、究不知所訓者何律、所練者何技也。觀其近日購辦戰船、幾於不遺餘力、然不聞有出洋巡歷、以

資練習者、所用船主皆西國人員、而管駕則未有諳練水道、及錫礮機器、堪以遠出、而廣見聞。我國雖小、而戰船水師、皆精益求精、倉猝有事、即可調集。每念遣往歐美二洲各國、所費無多、所裨甚大。試問、中國能乎不能。我國曾盱衡亞洲大勢、以中國之地廣・民衆・財裕・物饒、以足有爲。然邇來時事孔多、強敵環伺。竊恐不能以固疆圉、而保大局。我國俟有機會、即當爲扼吭拊背之謀、以力保亞洲也。觀日本水師人員所言、是其國之汲汲以勵精而圖治、豈肯僻居一隅、以久居中國下哉。吾將拭目以俟之矣。秘魯新聞所言如是。其推崇日本、而不足於中國、固已於論說間、顯露其意矣。願官雖倖直而頗有切中中國事情者、亟譯錄之、以供衆覽。且以爲中國留心時事者告也。夫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慎毋以上規爲瑣焉。則中國幸有轉機矣。況法人因越南之事、方欲與中國爲難、彼日本鷹瞵虎視、於東瀛且與我爲鄰、而有欲於我、安知其不從而生心、以與法人合縱也哉。噫、興言及此、是又添漆室之浩歎、而增杞人之殷憂也。

〔一八八三・三・七・二四、光緒九・六・二一〕

○日使倔強

京中消息云、總理衙門大臣夏家鎬侍郎、因琉球之事、復與日本公使會商、欲照美前總統赫爾所議、將琉球剖分、以息爭端。詎、日使竟置之不答。惟云、此事本無可議、何必重尋舊案。且非使臣所敢與聞。詞色之間、若甚決絕焉。

〔一八八三・八・四、光緒九・七・二〕

◎論中原大勢

中原自軍務肅清以來、經朝廷休養生息、以期兆庶安居樂業、而十餘年間、水旱頻仍、西北各省則苦於災疫、東南各省則竭於輸助、元氣總未得復。而其最爲民間之害者、則莫如抽釐一事、股削及於鷄豚、訛索甚於狼虎。此固無形之鉅竄也。邇來、會匪布散各處、互相煽誘、大半散卒游勇、習於戰鬥、與愚民無知、惑於禍福、甘爲黨羽者不同。是勢雖烏合、而情甚鷓鴣。其潛伏以伺隙、蓄謀以求逞、如鄂垣之白蓮教匪、所在多有、現已滋蔓、後將潰癘。有心者正抱無涯之戚也。然尙幸國家煦育羣生、仁德素著、而又元勳宿將、分領封圻、藉資鎮撫。故匪黨尙有所畏懼、而不敢妄動。惟西國通商、偏設口岸、中原險隘、早已盡失。我師大度包荒、陵侮有所不較、齟齬有所不形、而以各國眈眈虎視、環伺於旁、若有軍務之興、彼必藉口於碍其貿易、以謀爲我之不利。況教匪明知自作不靖、必羅書以愚黔首、回逆之匪俄羅以延殘喘、可爲覆口、是其明徵。且自古強鄰欲肆兼併、必暗啖內地奸民、紛紛揭竿、使我師勞力竭、財賄殫亡、人民離散、然後乘間抵隙、以動搖我疆圉、毀撤我藩籬。大則傾覆我國家、小則索求我綰幣。所謂外敵必資內寇也。新羅與俄比鄰、所恃以限戎馬之足者、僅有戈壁。而黑龍江之險、今已彼此共之、倘有遠習、卽虞水陸並進、聲東擊西、亟肆以疲我、多方以悞我、使奔命不遑、彼得安坐而受其燼。此其可慮者一也。日本因琉球一事、其心總未得釋然、必思挑釁以間、執我口而奪我之氣、始獲安享琉球之利、則其不肯一日相安於無事、又可慮者二也。法國近圖逞志於越南、其勢不肯中止、卽明知中國欲爲保護、將

必出全力以相搏、亦且弗恤。觀歐洲電音所傳、法國大臣昌言無忌諱、其有如此之兵、撥如此之餉、中國卽欲與之爲難、亦所不懼。是先有陵侮之心、而後出此大言、以爲中國在所不畏也。雖恫疑虛喝、西人之長技、其言縱無所顧忌、而中情未必不歉。中國果赫然震奮怒、爰整六師、與決一戰、法人或將計沮氣餒、終且俯首降心、就我範圍、聽我控制。然以現在之大勢觀之、外患之迄無止息如此、內寇之日思竊發又如彼。法人每好留心、訪察中國時事久、已虛實瞭如指掌、而謂其肯退讓而不與我爭乎。此其可慮者三也。總之、俄·法·日本、究屬外患。我若內政先修、寇盜縱橫、彼卽強橫、終有所忌、而不敢求逞。惟各省之會匪、最爲心腹之患、欲絕其萌、而戢其釁、似莫如用以毒攻毒之法。藉此法攻越南、日據琉球、時分遣大臣、募回前時撤勇、其著名會匪、亦以術招之、編入軍籍、使揚威境上、卽於沿邊曠地、舉辦屯田、或興礦務、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外可以實邊、內可以靖國。而又慎選牧令、責以整頓吏治、務俾久於其任、得以教養兼施。如是而危者安、弱者強、將見萬年有道之休、拭目可俟矣。

〔一八八三・一一・二八、光緒九・一〇・二九〕

◎琉人留甯

滬報謂、寧波探事人、致書於字林西報云、禮拜日偶在租界遊行、遇有琉球民十人、稍識日本語、以其所言并舉動指舞之狀、知其爲琉球商船水手。於西歷七月十日啟行、翌日颶風船漏、未幾而破、衆人在爛船上、隨波漂流半月餘、爲中國渡船援救十人、尙有兩人已與波臣爲伍、又有三人因日夜暴露飢餓而死。比至領海登岸、爲華官留住、內有二人解至寧波府。察訊難民、似覺自知在租界中、西人相待更好、因入華官之手、殊難迅速還鄉。難民又云、西人曾有以錢銀給隨者、但多爲看守華兵竊去。

言次不禁涕淚交流、且云、家有妻室、定然望眼將穿以為永別、若華官不理而口其自行、則歸期尚可早卜也。查、日本以琉球為己屬、華官於此似未准其為日屬也。吾望日本駐滬總領事、速將此事辨明斯可矣。按、以上皆西報語。竊謂、中日兩國、前因琉球一事、幾致失和、今則日久不聞動靜。而琉球之夷為郡縣、則已數年矣。每見邸抄中各督撫、仍有撫卸琉球難人之奏、此果何為者也。今寧波西人來信述此事、一若有深訝者。然嗚呼實去名存、琉球其猶告朔之餼羊乎。

〔一八八三・二・二六、光緒九・一一・七〕

○琉民回國

上海消息云、琉球航海難人、昨經日本領事具有文牒、至寧波請將其人交回、俾得貨送返國。茲聞、寧郡道憲咨覆謂、是年七月、本道已飭鎮海知縣、將難人貨遺至該縣、因何延遲、致令流落異鄉、實所不解。既據貴領事咨稱、應即措貨遣之返國。日本領事得此覆音、即發電音、告知神戶總督、着移咨琉球官、俾知難人不久可抵家鄉云。

〔一八八四・二・二二、光緒一〇・一一・一六〕

○東瀛郵音

日本美路報云、現聞、有某公司向朝鮮朝廷領有文憑、在於朝鮮國中開辦礦務。此言若確、為利必溥也。又荷芝報云、中法兩國、若於東京之事、得以言歸于好、則中朝無煩南顧、將復爭論琉球矣。日本水師提督依那慶都、昨由燕京回國、民人因此論議紛如謂、中東不久又將齟齬也。其然、豈其然乎。毋亦日人自併有琉球、心常抱歉、故造為臆度耳。然則中國有

事、豈非日人所私相竊幸者哉。

〔一八八四・二・二七、光緒一〇・一一・一〕

○琉球郵報

日本些濟新報云、接到琉球郵筒、據稱、琉球之人、邇來甚為鼓噪、彼此不睦、分為黑白二黨。其白黨則志在與日本交好、以圖目前之安。而黑黨則隱懷君國、痛社稷之淪亡、盼中朝之援救。意見各別、如冰炭之不相投焉。去歲十月、有名晏士者。本琉球宦族也。偕同十人、航海至福州、欲赴訴於中朝地方官吏、以其未奉有國王文書、多方稽查、不使任意游行。而其人則欲僦居於中國通商地面、冀熟悉一切情形、然後招其國人、同到中國土貿易、以免為日人所凌制。蓋以日本設有官弁、以管轄琉球之民、凡欲出外經營、須向日官領取文憑、自認為日人、而中國內地即不得入而貿易、殊以為不便。故其人欲自行與中國通商、而得擅其利權也。

〔一八八四・三・一九、光緒一〇・二・二三〕

○析津郵音

旅居津門西人、遞到信息云、月之初旬、開平煤礦內、有燈柱忽然炸裂、煤氣蓬勃而出、勢甚猛烈、作工之人多被衝仆。其為煤氣悶死者、計有三二人、受傷則有十九人。是否看守之人偶不經心所致抑激動火勢、猝成此變、均未得悉。然而作工者、須當慎乎其後矣。信息又云、東直水災甚大、民人蕩析離居、情殊可憫。初七日有西人倡議集貨、馳往賑賑。西人之好行其德、不分畛域、殊足嘉已。信息又言、曾沅圃爵憲、將於十六日出京、馳赴新任。按、昨聞爵憲於十三日出京、十五日可抵天津。今又十六日想

因事改期也。僞息又云、左侯相聞已病癒、朝廷擬授爲南四省經畧、帶兵往駐雲南焉。現津門之人、紛紛傳說、某軍門帶有軍士萬人、前至北寧駐防後、因北寧之兵及所部均不足以拒法人、且與劉永福提督意見不合、遂退回雲南、不肯獨當一面事聞於朝廷、仍令出關俾立戰功焉。按、此說與前所錄唐中丞事相類、料西人輾轉相傳、遂以爲某軍門耳。僞息又云、琉球現有遺臣、流寓津門、每欲謁見李伯相、請速爲裁奪琉球之事。且言、曾在福建、得見何總督、備陳亂離之苦、當時曾蒙李伯相允爲興復其國。旋因中俄有事、遂致中止。今已三年、料必不忍琉球之終滅也。據稱、其國尚有遺臣一人、將取道於朝鮮、以至京師。先有一人晉京、預料理矣。天津則現有二人、專候李伯相覆示云。僞息又謂、李伯相現有文書移咨湖南安徽天津各督官、暫行停止招募新勇、以節虛糜。蓋因軍餉猝難籌辦也。

〔一八八四・四・五、光緒一〇・三・一〇〕

○東瀛郵音

日本遞到郵筒謂、日人現由嘉高禪馬地方、建有水道電音、遠往沖繩縣、從此千里書函瞬息可至矣。按、沖繩縣卽琉球也。郵筒又言西國牧師禮樂、現在長崎建有格致書院、業於二月初六日興工矣。所需工費約估銀七萬二千磅、悉由英國華靈頓地方西人威林捐助焉。西人行其德、不惜鉅款、惟期有裨益於人、並無畛域之見存焉。此殆出於天性者歟。洵難能而可貴矣。

〔一八八四・四・二四、光緒一〇・三・二九〕

○琉球近報

日本美路西報謂、琉球風俗與別國懸殊、諸從簡陋。而衣則務極鮮美。卽貧人間居、亦必加意修飾。娶婦未生子女、婦不就食夫家。蓋所食多是芋薯、富家宦室、日中惟設一飯、貧者於四時佳節、始食五穀。故易於餓口也。有病惟服土產藥、若西國藥料、皆禁弗用。蓋謂耗人精神、損人身體也。耕種一歲、可有三次收成者。惟植甘蔗爲多、各村落必有糖搾、有一種樹所產菓實甚豐、可以充饑、土人恒取歸善爲儲藏、以備凶荒之用。而毒蛇最夥多、匿於林木之間、長不過五六尺、更有等色紅而身甚小者。恒於暑天蜿蜒草上、土人經過、猝不及覺、必被咬傷、以斃厥命。其善捕蛇者、則赤手擒之、如探囊取物焉。

〔一八八四・九・一六、光緒一〇・七・二七〕

○東瀛郵報

日本報云、日本水師局、現在法國某裝備船公司、定裝堅固戰船兩艘、以資水師之用云。又言、駐中國日本公使、昨有電音致日廷。其電音計有七千字之多。惟所言何事、則不得而知也。又言、日本農務商務局之副經歷官、現奉命到中國、探察商務云。又言、前者、日廷在意大利國所定鑄之大炮、有十七尊、已由意國、附船載運來日矣。聞此大炮用以安置在日本各戰船云。又言、駐日本我國公使、現擬在東京建一大教堂、以便傳教。目下公使在我國、謂有傳教人甚多赴日本矣。日本報又言、日廷謂、若中法一旦決裂、則調日戰船三艘、駐紮上海、三艘駐紮朝鮮釜山、兩艘駐紮

長崎。蓋欲以保護商民、無令其有風鶴之驚也。又言、日廷擬設防兵、以駐琉球、並遣戰船兩艘、商船兩艘、遊弋琉球海道云。又言、附近杜機澳醫學院之醫局官員、現稟請日廷欲將犯人身故之屍、以化驗云。又言、日廷現將晏尼銅礦、售與日人扶遮達、得銀二十五萬圓云。

〔一八八四・一〇・八、光緒一〇・八・二〇〕

●來書照登

前讀貴館、見臺灣劉中丞密電巴德諾脫索封一節、無異遁封三齊故智。

初四日、復見劉觀察與某君書、前後一轍、始知法人伎倆一盜賊耳。欲割中華土地、果有力任自爲之、乃知力不能逮、而以稱藩奉貢爲詞。又恐中國不受虛名、度我現畏法兵、彼甘背畔、我心應允如是、謀國可云苦矣。

抑未思中朝有彼藩臣何如有我郡縣、此人情之必不聽從者也。釀其國無敵金錢、開辟中華、原謂得利均分、乃欲一手遮天據地稱王、獨專其利、并出不臣之言、吾不知法人又肯拱手聽之否也。前後籌計、此策可謂下愚之至。總由基隆一敗、失耗國旗、又傷一要緊人、負罪深重、無顏歸國、鉅險而出於此。竊疑巴德諾脫現在上海、并未親臨臺郡、損船失砲、均非其實、何爲出此下計。且巴君久居中國、通達世事、亦不應鹵莽至此。此必孤拔等推理屠狗目不識丁之人、徒知豔羨臺灣、絕不替人設想、亦知其事未必如願、先將一樁大罪案、硬坐巴君身上、若中國果能允許、伊兵權在握、何患巴君起與之爭。萬一不然、視巴君爲草人、僞立爲主、而徐募之、固非難事。且使法廷知悉、亦以巴君爲戎首桃僵、李代伊可陽脫其害、陰收其利、固自謂萬全之勝算、獨權一利士卑士、從中作梗、而以奪佔澎湖・舟山・沖繩、各踞一島等語。寬慰其心、立意不可謂不深。無如沖繩久屬日廷、既已開衅於中、又欲奪地於日、是眞爲國狗之瘼矣。余聞、中法此

番戰事、純是花利孤拔二人、微功罔利、巴君與副祿諾、深不謂然、屢有顧和之意、再三苦諫、法君不從。是本彼教中善士、余不忍其遭此不白、因揣情度理、發爲斯論。不識貴館以爲何如也。敬祈 登報以質高明、幸甚。

雲海散人拜稿。